

苏联文学史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联文学史

第一卷

叶水夫 主编

李辉凡 吴元迈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北京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陈 新

责任校对：王应来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王丹丹

苏联文学史

Sulian Wenzxue Shi

叶水夫 主编

李辉凡 吴元迈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大兴新蕊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8.25 印张 1148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ISBN 7-5004-1160-X/I·123 定价：68.00 元

装帧设计：鹿耀世

目 次

绪 论 1

苏联文学的诞生——俄罗斯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苏联文学的新特点：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
联系，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苏联文学的多民族性——苏共文艺政
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苏联文学与中国——本书的分期法

第一 篇

第一章 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1917—1932) 35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作家队伍的政治分野——未来主
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路线——二十
年代诸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意象派、“锻冶场”、“谢拉皮翁兄
弟”、“列夫”、构成派、“山隘”、“拉普”——二十年代中期苏联
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托洛茨基、沃隆斯基与“拉普”的文学争论——
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1932
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庸俗社会学

思潮——关于形式主义——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理论的批评——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卢纳察尔斯基和沃隆斯基的文艺思想——结束语

第二章 诗歌创作(1917—1932) 99

新旧交替的时代——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和“锻冶场”诗人——农民诗人——彷徨与追求——二十年代上半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三种创作倾向：别德内、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共青团诗人——革命后第一代诗人的创作探索：阿谢耶夫、巴格里茨基、吉洪诺夫——开掘新的生活面，寻找新的人物，写生活的真实——二十年代下半期的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帕斯捷尔纳克、吉洪诺夫等诗人的创作发展——学习传统，探索新路——新一代年轻诗人的崛起：普罗科菲耶夫、伊萨科夫斯基、柯尔尼洛夫的创作

第三章 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1917—1932) 162

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的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小说：《荒年》和《我们》——二十年代上半期的创作：《两个世界》、《攻克达伊尔》、《铁甲列车14—69》、《一周间》、《骑兵军》、《塔什干——粮食之城》、《维丽涅雅》、《城与年》——《恰巴耶夫》——《铁流》——二十年代中期的创作及《毁灭》——生产题材作品：《水泥》、《索溪》、《中央水电站》、《时间呀，前进》——农村题材作品：《木材加工厂》、《磨刀石农庄》第一、二部、《新垦地》第一部、《地槽》——讽刺作品：《涅夫佐罗夫的奇遇或伊比库斯》、《格拉多夫城》、左琴科的讽刺短篇、《十二把椅子》、《金牛犊》——历

史题材作品：《斯杰潘·拉辛》、《石牢》、《寇赫利亚》——史诗性作品；《苦难的历程》第一、二部、《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一、二部——结束语

第四章 戏剧创作(1917—1932) 220

苏联戏剧的源头——宣传鼓动剧——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观念——《宗教滑稽剧》——二十年代反映国内战争的戏剧：《风暴》、《决裂》、《铁甲列车》、《柳波芙·雅罗瓦娅》、《第一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三十年代的讽刺喜剧：《空中蛋糕》、《证书》、《自杀者》、《臭虫》、《澡堂》——波戈廷的早期创作《速度》、《斧头之歌》、《我的朋友》——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戏剧论争

第二篇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1933—1952) 265

1932年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与三十年代苏联文学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某些重要文艺论著在苏首次发表与研究——列宁文艺思想的研究——卢纳察尔斯基的《列宁与文艺学》的发表及其历史意义——列宁的反映论与苏联文学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与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评原则的关系——1936年《真理报》社论《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热爱》——文学人民性概念的

恢复与发展——人道主义问题的提出——苏联文学界再次批判形式主义——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讨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文学批评——1946至1949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决议——苏联文学界展开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战后初期的苏联文学批评

第二章 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1933—1952) 320

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工农业建设题材的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动力》、《磨刀石农庄》及其与《新垦地》的比较，帕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普拉东诺夫的小说——以新人和新集体的诞生为题材的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通往海洋之路》、《油船‘德宾特’号》，“教育小说”代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教育诗》——史诗性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其特点与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讽刺文学：《青春复返》和《一本浅蓝色的书》、《初生海》、《大师和玛格丽特》——少儿文学的成长：艺术性科学特写：《雾海孤帆》，盖达尔对少儿文学的新贡献及其《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历史小说的蓬勃发展：《叶密良·普加乔夫》、《彼得一世》、《塞瓦斯托波尔苦战记》等——国际题材的作品，一些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作品，《巴黎的陷落》——三十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个人崇拜”对小说创作的不良影响，“无冲突论”的流行，图解政策的作品的出现——卫国战争时期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的成就：政论、特写、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日日夜夜》、《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等——战后初年小说创作取得的成绩：《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旅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等战争题材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以工农业

劳动和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革命历史题材两部曲《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历史小说《斯捷潘·拉辛》——“无冲突论”和文艺领导中的行政命令作风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猴子奇遇记》及其作者的遭遇，某些作品的粉饰现实倾向

第三章 诗歌创作(1933—1952) 395

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概况——诗歌与生活的接近——“生产题材”，讴歌新人新事——长诗：《春草园》、《盐堆》、《四个愿望》、《母亲》——抒情诗主题的拓展：吉洪诺夫、伊萨科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乌特金、阿丽格尔、苏尔科夫——歌词、少数民族诗歌和儿童诗的兴起：列别杰夫—库马奇、雷里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卫国战争时期的抒情诗：《等着我吧》、《神圣的战争》、《灯光》——战争题材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普尔科夫子午线》、《二月日记》、《儿子》、《卓娅》、《瓦西里·焦尔金》——战后诗歌——“前线诗人”，长诗《路旁的人家》——“农庄长诗”和“生产长诗”：《“布尔什维克”农庄》、《“胜利”农庄的春天》、《村苏维埃屋上的红旗》、《阿辽娜·福米娜》——关于诗歌的争论

第四章 戏剧创作(1933—1952) 437

三十年代的高尔基剧作：《叶戈尔·布雷乔夫》、《陀斯吉加耶夫和其他人》、《瓦萨·日烈兹诺娃》——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剧作：《贵族们》、《遥远的道路》——三十年代的伦理剧：《普拉东·克列契特》、《远方》、《马申卡》、《塔尼娅》、《波洛夫昌斯克的花园》——三十年代的悲剧：《乐观的悲剧》、《舰队的毁灭》、《土地》——三十年代的喜剧：《谁笑到最后》、《在乌克兰草原上》、《别人

的孩子》、《六个有情人》、《平凡的人》——列宁题材剧作的开端，
《涅瓦河边》、《带枪的人》、《真理》、《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卫
国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俄罗斯人》、《侵略》、《前线》、《龙》——
战后的戏剧创作：《金马车》、《伟大的力量》——“无冲突论”在战
后戏剧创作中的反映：《莫斯科性格》、《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真理报》1952年4月7日文章《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

绪 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而且也在文化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文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艺舞台上，迅速地以它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新的革命内容和题材、新的主人公、新的艺术手法吸引了全世界愈来愈多的读者，并且对世界文学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探讨和研究苏联文学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传统与革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苏联文学的多民族性、苏共对文学的领导、苏联文学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苏联文学史的分期等问题作一个粗略的回顾与分析。

一

如何正确理解传统与革新，是苏联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在讨论的重大问题。

苏联文学是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继承了世界文学首先是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俄国文学的传统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上，那就是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爱

• 1 •

国主义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俄国先进文学的历史。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三者有过不同的表现和内容。

从创作方法上讲，带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早在十八世纪末拉季谢夫的作品中已经显露端倪。到了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期，通过从普希金、果戈理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全面形成。但是，就是在一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里也不时显露出对俄国未来的信念，出现鲜明的浪漫主义形象，至于一些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思想内容上的爱国主义、人民性和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上的反映生活真实、批判性很强的现实主义以及充满幻想、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构成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苏联文学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

同时，苏联文学又是一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兴起的新型的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在1905年革命时期就已经萌芽，它的基本特征在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中已经形成，主要原则也在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中得到了阐明。

列宁关于艺术创作的党性学说是社会主义社会新型文学的基础。列宁的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还阐述了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阶级与全人类的关系问题、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辩证地解释了创作自由与艺术家对社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的问题。列宁的这些论述和高尔基创作中所体现的艺术原则后来就成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纲领。

根据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发展，这种新型的文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苏联文学的指导思想的是共产主义党性原则。这是列宁明确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成就。为建设共

产主义而奋斗，当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不仅是苏联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系列国家和民族在进行的事业。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党性并不是外加的，而象人民性一样，是社会主义艺术内在的特点。实际上，社会主义艺术的党性就是人民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两者是不可分的。

对于文学中的党性，应当有正确的理解。第一，党性不是共产党员作家所专有的，有的党员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党性有时反而不及非党作家。第二，党性在艺术中的表现与哲学、政治、科学中的表现很不一样。作家的党性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直接“翻译成”艺术语言。党性是指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倾向性，同时也是审美的概念。党性表现在作家对某些事实的选择与阐释上，表现在作家如何评价生活现象上。肖洛霍夫说得好：“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的指示进行写作的，而我们的心是属于我们以自己的艺术为之服务的党和人民的。”^①因此，党性原则是通过作家的心来实现的。它包含着作家的全部丰富多彩而又复杂的感情世界。

这里涉及某些人提出的文学的“真诚性”问题。毫无疑问，真诚性这一类主观因素在艺术创作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把这类因素同熟悉生活、深刻而充分地反映生活、捍卫进步的立场等等艺术性的客观标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此外，在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人提出“创作自由”问题，有的是针对行政领导上的粗暴干涉，这自然是应该避免的；有的则似乎认为文学的党性原则与创作自由是不相容的，这就需要分析。实际上，“绝对自由”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

^①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速记稿》第378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56年。

过。一个作家，只要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深入地掌握生活、了解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把自己同社会主义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就能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曾预言：“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①

苏联最优秀的作家把党性原则理解为“历史的严格的指示”（高尔基），理解为自己对人民和人类所负的职责的最高体现（马雅可夫斯基），理解为自己的心的指示（肖洛霍夫），以他们的全部创作证明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特点的远见性。

其次，十月革命改变了苏联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的性质，文艺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结合得更紧密了。

苏联作家把表现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作首要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建立在公正、人道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大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劳动变成光荣豪迈的事业，旧世界的偏见与残余意识的克服，如此等等，都成了苏联文学的主要题材。

革命把人民群众推到历史的前台。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人民群众已经作为唯一的生活主人出现，但这只是在少数作家的作品里才能遇到。现在，人民群众成了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苏联文学的主人公。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原文中“Литера-тира”一词如何翻译，有争论，这里仍按旧译，译为“文学”。

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特列尼约夫的《柳波美·雅罗瓦娅》等等作品所以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作品中提出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命运在作品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①。文学不是哲学，但在一定意义上，革命文学也有“改变世界”的任务。苏联文学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积极参预改造社会的过程。列宁提出的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成了对整个苏联文学的基本要求。对高尔基的《母亲》，列宁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也就是一本能够积极促进革命发展的作品。苏联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一种公开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苏联作家的整个活动“按照其使命来说都是一种国务活动”。这代表了苏联作家的共同想法。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起，经过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改造大自然的计划，再到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最后到六、七十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变革和科技革命，苏联作家都是力图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反映生活中的主流及其矛盾与冲突的作品。

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它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对生活进程的积极干预，也与苏联文学强调教育人的功能有关。凡是进步的、优秀的文学至少具有三种功能：认识作用、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苏联文学在一定时期对后一种功能更是特别强调。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明确提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众所周知，人的立场、观点、精神面貌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文学作品。苏联文学不仅能够使读者获得多方面的认识和知识，而且能够形成他们的理想，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定向”（列昂诺夫），帮助他们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体会到新社会的优越性，对妨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作百折不挠的斗争。当然，也应该看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对教育功能作简单化、狭隘化的理解，曾经产生过一些公式化、图解化的作品。

再次，对社会主义事业坚信不疑，是苏联文学的又一特点。社会主义理想是苏联作家进行创作时的指导思想，也是他们的审美理想，因此，苏联优秀文学作品的中心人物多半是体现这种理想的正面人物——社会主义的新人。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们不辞劳苦，临危不惧，坚韧不拔，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建立名垂史册的丰功伟绩。他们参加史无前例的十月革命，通过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严峻考验，建立巨大的工业基地，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城市和乡村。这种人物赢得了苏联读者以至全世界进步读者的爱戴，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正面人物的形象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多种多样的社会经历以及千差万别的社会活动形式勾勒出来的，它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不是一个集中地体现了现代苏联人身上全部优良品质的单一的形象。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上，苏联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过不少的偏差，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未能揭示正面人物成长的复杂的辩证过程。

苏联文学从它诞生时起就创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鲜明的正面

人物形象。他们性格不同，修养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作家对他们采取的典型化方法也不同，但他们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诞生和成长。有的作家以真人真事作为小说的基础，如《恰巴耶夫》中的同名主人公、《青年近卫军》中的青年近卫军队员、《真正的人》中的密烈西耶夫，另一些作家对他们本人的生活和斗争经历进行概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教育诗》中的教养院院长马卡连柯，还有一些作家在一个典型性格中综合了他们自己的多方面的知识和特定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塑造了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形象，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库图佐夫、《苦难的历程》中的捷列金和达莎、《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和梅潭尼可夫、《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中的伊兹维柯夫和拉戈静、《瓦西里·焦尔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俄罗斯森林》中的维赫罗夫。

但是，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上，苏联文学曾经受到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干扰。“典型是某种社会力量的本质表现”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解就是其中的一例。按照这种理解，作家在创造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典型时不必去深入研究多种多样的人物性格，不必去创造性地利用世界文学的丰富经验。结果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仅仅是人的“社会本质”，而忽略了世世代代形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高贵的品质：爱人民、爱祖国、忠于友谊、忠于爱情，等等。人物不仅在同一个作品中彼此相似，甚至在不同的作家的作品中也彼此雷同。与此有关的是“无冲突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理想人物”的抽象要求。塑造一个党的干部、工厂厂长、先进青年的形象时，从他们的“社会本质”出发，这样的人物就必须能代表整个共产党，代表苏联企业的所有领导人，代表所有的苏联青年，而且，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任何缺点。“无冲突论”又使这些人物似乎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在同大自然、